

АСЯ 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

世界爱情经典名著

阿霞 初恋

〔俄〕屠格涅夫著 黄甲年译



АСЯ 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

阿 霞

初



世界爱情经典名著

花城出版社

〔俄〕屠格涅夫著 黄鼎译

阿霞·初恋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
黄甲年 译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番禺官桥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插页 108,000字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

ISBN 7-5360-2342-1

I·2016 定价:10.40元

目 录

阿霞 (1)

初恋 (109)

阿 霞

恩·恩^① 开口讲道：

当时我才约莫二十五岁，你们要知道，这都已是很久以前的陈年旧话了。那时我刚刚挣脱管束，可以自由自在了，就出国去，并不像人们所常说的那样，是为了去“成就我的学业”，我的想法很简单，不过是想出去看一看外面的大千世界。那时我年轻，健康，快活，钱又总花不完，百事不用我操劳——我真是无忧无虑地活着，做起事来完全随心所欲，一言蔽之，事事称心如意。那时的我还没有想到过，人可不是植物，不可能长久地欣欣向荣。年轻人吃起黄灿灿的蜜糖饼来，还以为这不过是家常便饭；他们何曾料到会有那么一天——你连一片面包也得向人苦苦哀求呢。可如今再唠叨这些事又有什么意义

① 这是俄语缩写字母 H. H. 的译音。

啊。

我到处游玩，既无任何计划，也无任何目的。我喜欢上什么地方，就住下来游览一番。一旦我渴望看到新的面孔（确实实是新的面孔），便又立即动身前往别处。令我格外感兴趣的只是形形色色的人物。而我对那些名胜古迹和珍贵的收藏品则意兴索然；一看到导游就感到十分烦人。参观德累斯顿的“绿色拱顶”^①时，我险些给弄得发疯了。虽则大自然也能令我赏心悦目，可我却不喜欢大自然所谓的美景：那些出奇的大山、悬崖和飞瀑；我不喜欢大自然咄咄逼人，压抑着我的心胸。然而，面孔，活生生的人的面孔——他们的举止，他们的一颦一笑——这些才是我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啊。混迹人群之中，我总是觉得特别愉快和惬意。别人去的地方，我也乐意去；别人吵吵嚷嚷的时候，我也高兴跟着吵吵嚷嚷，同时我还喜欢观察别人怎样吵嚷。观察别人令我感到其乐无穷……我甚至不仅仅是在观察他



① 这是德国德累斯顿城的一座国王城堡，里面收藏有各种黄金珠宝制品和宝石。

们，我还怀着一种使人感到喜悦的、永不会满足的好奇心在研究他们。可我又把话扯远啦。

总之，约莫二十年前，我正在莱茵河左岸德国的一个叫济^①的小城里落脚。我打算深居简出，因为我在温泉认识的一个年轻寡妇刚刚伤透了我的心。她很漂亮，也很聪明，但她对每个人都卖弄风情，对我这个罪人也是一样；起初她甚至怂恿我，可后来她却为了巴伐利亚^②一个面颊红润的中尉狠心地撇下了我，从而残酷地伤害了我的感情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心灵的创伤并不很深，可我仍认为得有一段时间沉溺在伤心和孤独之中——年轻人还有什么愁闷不能排遣呢！于是乎我便在这个城市落脚了。

我喜欢这个坐落在两座高高的小山脚下的小城：它那残破的城墙，荒凉的古塔，古老的菩提树，还有那座在注入莱茵河的一条清澈小河上拱起的小桥。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它那非常醇美的葡萄酒。傍

① 指济津格城。

② 德国的一个州。



晚，每当夕阳西沉之后（时逢六月），就有些非常漂亮的德国金发女郎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漫步，她们遇见外国游客就用悦耳的嗓音说上一句：“Guten Abend!”^①甚至当月亮已从那古老屋宇的后面升起，如水的月光已把路面的鹅卵石照得十分清晰的时候，她们当中还有些人没舍得离去。我也爱夜间在城里游荡，那明月好像正在从洁净如洗的天空深情地凝视着这座小城；小城也感觉到了这深情的凝视，变得富有灵气而安安静静的了，全城都沐浴在月光里，沐浴在这种宁静而又悄悄让人的心灵激动的亮光里。高耸的哥特式钟楼上那雄鸡模型的风向标金光闪闪；黑沉沉的河面上也波光粼粼。一个个石板屋顶下的小窗子里，细细的蜡烛荧然照着（德国人真是节俭！）。葡萄藤蔓从石头围墙里神秘地探出它们的卷须。在三角形场地上的一口古井旁，一个什么东西的影子一闪而过；突然传来守夜人那带睡意的口哨声，一条温顺的狗在低声吠叫；而微风是那样轻柔地拂着你的面颊；菩提花又是那样浓

① 为德语：“晚上好！”

郁地散发着芬芳，使你的胸脯不由自主地深深呼吸起来，于是“葛莱卿”^①这个名字便脱口而出，似赞叹，也似发问。

济城离莱茵河约莫两俄里。我经常去观赏这条雄伟的大河，而且往往在那株孤零零的大栉树下的石板凳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，还不无悔恨地老想着那个负心的寡妇。一座带有童稚般面容、胸前有一颗被剑刺穿的红心的圣母小塑像，正从栉树的枝叶间伤心地往外张望。河对面便是一个叫林^②的小城，比我住的这个小城稍大一点。有天傍晚，我又坐在自己喜欢的那条石板凳上，时而望望河流，时而望望天空，时而又望望葡萄园。在我的前方，一群浅色头发的顽童，正在往一条已被拖到岸上翻过来涂好柏油的小船爬上爬下。几只小船微微鼓着风帆在缓缓地行驶；碧波向船的两边荡漾，掀起层层涟漪，发出汨汨的响声。忽然我耳旁飘来了乐曲的袅袅余音，我凝神倾听了起来。林城那边正在演奏华尔兹舞曲；大提琴的低音断断续

① 为德国大诗人约翰·歌德的著名诗剧《浮士德》中的女主人公。

② 指林茨城。

续，小提琴的如泣如诉声隐约可闻，长管笛的声音悠扬婉转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我问一位来到我跟前的老人，他穿着棉布背心，蓝色长袜和有扣环的皮鞋。

“这个嘛，”他把烟斗从一个嘴角移到另一个嘴角之后，才回答我，“是波城^①来的大学生们在举行联欢酒会^②。”

“我倒要去看看这个联欢酒会，”我想到，“恰好我还没有去过林城。”我找到了摆渡的船夫，就渡河到对岸去了。



① 指波恩。

② 原文中为德文 Kommers 的译音，意为学生联欢酒会。

也许并非人人都清楚，学生联欢酒会是怎么回事。这就是别具一格的盛大宴会，聚会者都是一个地方或一个社团(Landsmannschaft^①)里的大学生。几乎所有参加联欢酒会的人一律穿传统的德国大学生服装：轻骑兵式的短外衣，长统皮靴和镶有彩色帽圈的小帽。这种大学生宴会通常是由一位高年级学生的级长主持。他们通宵达旦地玩乐：开怀畅饮，放声歌唱，唱《Landesvater》^②，唱《Gaudeamus》^③，不停地抽烟，漫骂那些凡夫俗子，有时他们还雇来乐队助兴。

如今我在林城看到的正是这种联欢酒会：它就在一家悬挂“太阳”招牌的小旅馆前边临街的花园里举行。小旅馆和花园

① 为德文：大学生社团。

② 为德文：《臣民之父》。

③ 为德文：《我辈须行乐》。



上空彩旗飘扬。在那些修剪整齐的菩提树下摆着一张张桌子，大学生们围桌而坐；在一张桌子下边，还趴着一只硕大的虎头狗。近旁一个爬满常春藤的亭子里坐着一班乐师，他们正起劲地在奏乐，还不时喝一喝啤酒提提神。在花园矮围墙外面的街道上，聚拢了许多闲人：林城善良的市民们，都不愿错过这种观看外来客人的机会。我也混入了看热闹的人群之中。望着这些大学生们一张张面孔，我心中很是舒畅。他们的互相拥抱，高声欢呼，年轻人天真无邪的忸怩作态，热情的眼神，无缘无故的纵情大笑（天底下最美好的笑）——所有这一切便是年轻人朝气蓬勃和无比快活的生活的一种涌现，是一股冲劲，不论它冲向何方，只要它往前冲就好。于是他们这种纯朴的无忧无虑在打动我，令我兴奋不已。“我要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呢？”我问自己……

“阿霞，你看够了吗？”我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讲俄语。

“再待一会吧，”一个女人也用俄语回答。

我连忙掉头一望……看到了一个漂亮

的年轻人，见他戴着制帽，穿着宽松的短上衣，挽着一位少女的手。那少女身材不高，戴一顶草帽，草帽遮住了她脸蛋的上部。

“你们是俄国人？”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。

那年轻人含笑地回答道：

“是啊，我们是俄国人。”

“我万万想不到，在这种偏远的地方……”我开始说。

“我们也绝没有想到，”他打断了我的话，“可这又有什么关系？这样会更好啊。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：我叫加京，而这位是我的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会，“我的妹妹。请问您尊姓大名？”

我说了自己的姓名，于是我们便攀谈了起来。我发现，加京也像我一个样，是以游历为消遣，大约一个星期前才来到林城，就在这儿住下来了。说句实在话，我真不乐意在国外结识我的同胞。不说别的，单单凭他们走路的姿势、衣着的式样，尤其是他们脸部的表情，我甚至打老远就可以把他们认出来。他们那副扬扬自得和目中无人的神气，而且常常想高高在



上发号施令的神气，忽然又会变成了缩手缩脚、可怜巴巴的样子……他们突然小心翼翼地警觉起来，眼睛惶恐不安地四处张望……“老天爷！我不曾说错什么话，人家不会是在耻笑我吧？”这种慌慌张张的目光就似乎这么说……可过了一会，他们的脸上又恢复了那副自高自大的神气，偶而还会出现一种痴呆呆的憨态。是的，我躲避我的俄国同胞，可加京却令我立即喜欢上了。世间真有一些讨人喜欢的面孔：人人都乐于看它们，就好像它们能给你温暖，能给你安慰似的。加京恰好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，有一对温和的大眼睛和一头柔软的髻发。他说起话来，即令你不用看他的脸，单凭他的声调也就能感觉到他是在微笑哩。

那个他称为妹妹的少女，我一见之下就觉得很是迷人。在她那张黧黑的圆脸蛋上，是一个俏丽的鼻子，几乎还像童稚般娇嫩的两颊，再加上一对明亮的黑眼睛，于是这脸蛋就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、很独特的气质。她身材苗条，可似乎尚未发育成熟。她一点都不像她的哥哥。

“您愿意跟我一道上我们那儿去吗？”

加京对我说道，“看来，我们已把这些德国人看个够了。真的，要是换成我们的人呀，那在这种场合下早就砸玻璃、摔椅子了，可这些人太温文尔雅啦。阿霞，我们回家去吧，好吗？”

少女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我们就住在城外，加京又接着往下说，“住在葡萄园高坡顶上的一幢单门独户的小宅里。我们那儿的环境是挺不错的，请您去看看吧。房东太太还答应过给我们准备酸牛奶哩。眼下天快黑了，您还不如就在月光下渡莱茵河更有意思些。”

我们立即前往。穿过低矮的城门（小城为圆石砌成的古老城墙所环抱，连城墙上的凹形炮眼也还没有全部坍塌），我们便来到了野外，然后又沿着一道石头围墙走了百把步，才在一扇狭小围墙门跟前停了下来。加京打开门，并领我们走一条很陡的小路上山。路两旁的梯形山坡上长满了葡萄树。太阳刚刚下山，一抹红艳艳的霞光映在绿油油的葡萄藤蔓和高高的小木桩上，映在布满大小铺路石的、干燥的地面上，还映在一幢小宅的白墙上。那幢小宅斜盖着一条条黑色的横梁，有四扇